

责任编辑

《世界文学》编辑部亚非拉文学组

538

世界文学丛刊第二辑
亚非拉短篇小说集

*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66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0册

统一书号:10190·021 定价:1.20元

编辑说明

《世界文学丛刊》第二辑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短篇小说专集。

亚、非、拉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少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库中享有一定的地位。本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在这个集子里收入了三大洲二十三个国家的三十六篇作品，希望这些作品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国家的现代文学和社会状况，以增进我们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选编时，我们力求做到题材多样化，并注意到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特色。这些作品主要是写当代生活的：有的描写反帝、反殖和反对黑暗势力的革命斗争；有的反映劳动群众在重重压榨下的悲惨境遇和对未来的憧憬；有的介绍人民当家作主后建设新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有的对本国风土人情作了细致的描写；有的对麻痹群众的宗教进行了辛辣的抨击；有的对为富不仁和贪赃枉法的丑恶现象作了揭露和讽刺。此外，我们还选了少量历史题材的作品。

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对于亚、非、拉各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长期中断，材料散失残缺，给编选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因此这个集子的缺点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我们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不少外国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79年12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 岭 北 [朝鲜] 李炳洙(金 晶译) 1
- 前进, 在自己的岗位上 [朝鲜] 严檀雄(延 潮 甘章贞译) 58
- 骏河夫人 [日本] 司马辽太郎(陈生保译) 77
- 画 册 [日本] 田官虎彦(楚 狂译) 115
- 鸡蛋和熏肉的早餐 [日本] 曾野绫子(文洁若译) 140
- 只属于她自己 [菲律宾] 里·N·凯克尼奥(苏 玲译) 165
- 虎刺花 [缅甸] 肯宁佑(张春风译) 177
- 玛丁老头 [缅甸] 索基(林煌天译) 188
- 厨房杀人犯 [泰国] 克立·巴莫(栾文华译) 194
- 小城轶事 [泰国] 查查林·差亚瓦(栾文华译) 204
- 一块钱行吗? [马来西亚] 阿·沙·萨义德(张志荣译) 217
- 博 彭 [印度尼西亚] 戛·夏基安(赵新考译) 224
- 妮·卡尔西 [印度尼西亚] 蒂·卡蒂妮(陈培初译) 235
- 一家店铺 [巴基斯坦] 米·阿笛布(朱国庆译) 250
- 猫和部长 [印度] 克·钱达(王宏伟译) 261
- 买花的钱 [印度] 普·库·穆科帕德亚伊(冯金辛译) 273

佛陀像	〔印度〕萨·班纳吉 (黄宝生译) 292
希望之棚	〔尼泊尔〕西·赫利戴亚 (龚达明译) 308
旋 涡	〔伊朗〕萨·赫达雅特 (元文琪译) 319
道地的赛尔基索夫牌	〔土耳其〕雅·凯马尔 (徐 鹏译) 334
通向天堂的道路	〔土耳其〕奥·汉切尔利奥鲁 (胡 榕译) 347
梦	〔叙利亚〕阿·萨·欧吉里 (孔祥义译) 355
恋人之死	〔叙利亚〕穆·优素福 (章 谊 彭 龄译) 363
给我妹妹找丈夫	〔埃及〕伊·阿·库杜斯 (黄曼龄译) 368
小清真寺的长老	〔埃及〕马·台木尔 (关 偶译) 381
脖子上的手	〔摩洛哥〕朱尼贝尔 (俞 山译) 392
宾黛的礼物	〔塞拉利昂〕萨·依斯蒙 (杨乐云译) 409
报复的债主	〔尼日利亚〕钦·阿契贝 (王逢振译) 423
到塞维斯绰穆去的路	〔南非〕杰·叩普 (赵少伟译) 443
天崩地裂的日子	〔墨西哥〕胡·鲁尔弗 (江志方译) 460
钢 琴	〔巴西〕阿·蒙·马查多 (杨静远译) 469
新加利福尼亚	〔巴西〕德利马·巴雷托 (郑威和译) 493
对警长的解释	〔秘鲁〕胡·拉·里贝罗 (林 光译) 505
在生与死的那一边	〔秘鲁〕塞·巴列霍 (罗婉华译) 512
警靴下面的面包	〔智利〕尼·古斯曼 (姜浩银译) 521
黑人的自由	〔阿根廷〕胡·德·卢塞罗 (朱景冬译) 531

岭 北

一

农业技师南明允，带着连自己也莫明的焦灼和不安，一口气赶了三十多里，他只觉得头昏脑胀。

这会儿，他驱赶着执拗地纠缠自己的烦恼，抬头向四下里望去，只见透过纷纷飘落、杂乱飞舞的雪花，高耸的先忧岭横在眼前。他思量着：如果走山腰那蜿蜒曲折的“之”字形牛车道，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他决定抄近道，攀缘陡峭的山路。于是，在还没人走过的雪坡上，留下一溜大脚印，直冲着山脊。

雪花飘落在他那穿棉衣的宽大肩背上。二十八岁的南明允年轻的脸上，经受了岭北的日晒雨淋，风吹霜打，已经有几条绉纹格外明显，浓眉下炯炯有神的双眼，这时却包含着愠怒和焦躁。

陡峭的山路，又逢雨雪交加更是滑泞，寸步难行。他早已汗流浹背，心怦怦直跳，好象就要从胸口跳出来似的。

“坚持吧，坚持到山顶！”他顾不上停住脚来喘一口气，只顾拚命地攀向山顶，一心要在火车到来之前赶到郡所在地。

徐贤淑今天要回平壤，永远离开这岭北。这消息来得很突然，它使明允感到遗憾，甚至不满，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不满是打哪儿来的。

今天早晨，他顶着灰蒙蒙的晨雾，从东岭作业班回到阳兴里，东浩就对他说：

“你来得好，我正捉摸着差人去呢！”

里党委员长东浩是岭北人，虽然上了点年纪，但平日跟明允他们相处得很亲密。可这会儿他的神情严肃庄重，使明允一面拍打着皮帽上的冰碴，一面惊疑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吗？”

“嗯，撤下我们守穷山沟的，你也要走了……”

“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期限满了。”东浩眯缝着眼，瞧着明允微笑：“你懂了吧！”

其实明允已猜着了几分，因为他近来也正在为这事糟心。

三年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号召我国年轻一代农业技术干部，要积极支援刚刚实现合作化的农村。明允头一个报名来到了岭北，到今年春天，眼看三年的期限就要到了。他也想过，至少等春播结束就该回去，但是，要离开了，他又觉得在这三年里为这条件十分特殊的地方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当初离开首都来到这寂静的山村时的那些热情和理想，到今天还刚刚开始付诸实践呢。

“怎么办？”

随着解冻期的迫近，他越发摆脱不了这桩心事。他想来想去，一筹莫展，时而决心再干它一年！热心计划着这一年该干的事情，想把至今未了结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个计划又象泡影似的从脑际消失了，他的心被繁华的首都和住在姐姐家的母亲紧紧牵住。

他正在为自己拿不定主意而发愁的时候，东浩突然提出这事，着实叫他为难。

东浩沉默了片刻，接着有些怅然地说：“没有办法，该走的就得走。哦，对了，昨晚接到电话，说郡合作农场女技师今天就要走了。”

就这样，明允毫无准备地上了路，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跑完这三十多里山路的。

刚刚在山麓，还是雨中夹雪，但到了山腰，却是大片大片的雪花迎面扑来，紧紧贴住面颊。越往上走，雪大风也大，但已经没有刺骨的寒意，大概过不了多久，山上的积雪就快要融化了。

明允走到一个转弯处，冷不防打了个趔趄，两只脚好象被一双大手往前拽去，而脖子却又象被什么拖住了。他想站稳，用脚尖使劲抠着地，两臂在空中乱划着，一把抓住了一缕松枝，可是松枝承受不了这突然的重荷，喀嚓一声折断了。明允失去了重心，摔了个仰面跤子，笨重的身体顺山坡滑了下去，滚了一身雪。他的脸气歪了，红得象个紫萝卜。他挣扎着刚要站起来，感到膝盖一阵剧痛，又呻吟着蹲了下去，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

“活见鬼，什么鬼地方？”他怒不可遏地嘟囔了一句，“贤淑，你就是因为这个鬼地方，才要走的？”他的嘴唇颤抖，鼻

子阵阵发酸，从心底猛然冲出一股怒火。他嫌恶地想到两年来把贤淑当做自己最知心的朋友看待，才明白为什么今天大清早就心情不舒畅。

正午的雪天，树林异常寂静，连只山雀也不曾掠过。唯有明允急促的喘息声打破了这深沉的静寂。雪花片片，悄悄地飘落在眼前的一颗白松枝上，厚厚的积雪，把树枝压弯了腰。

四周是这样出奇地空荡，他的心境却如此怅然。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尝到的也正是这样的孤独。当他打定主意来到这偏僻的穷山沟，在合作农场开始工作之后，接踵而来的困难和苦恼使他懊恼，甚至失望。

他不觉留连起曾经工作过的那个机关，怀念那些曾经热心地帮助过自己的同志。那时，自己还是个学生气十足的新手，而一旦离开了他们，就忽然成了个大人，一切要独当一面，要肩负一个农场全部技术问题的重担。

他时常收到朋友们的来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热烈地争论过什么科学呀、生活呀，常常是吵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有一次，明允在给他们的信中谈到这儿的农民从来没有种过蔬菜，但是保守地认为这儿根本种不了菜，他说：“多想给他们看看科学的威力啊！”于是，伙伴们寄来了可以盖一间漂亮温室的玻璃，使明允对他们又是感激，又是想念。

一年过去了。

在他的生活里突然闯进了大学的同学贤淑。他万没想到她会出现在这穷山僻壤，当时明允根本不敢相信。

在大学的舞台上，她是最引人注目的舞蹈家，是某科学机关老教授的小女儿。这位漂亮的姑娘身上具有城里人那

种十分文雅的举止，两片薄嘴唇永远挂着微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留在城市光线充足的实验室里摆弄试管或者药剂，对她似乎更为适宜，但是，她来到这粗犷的岭北大自然，这与那重迭的山峦，似乎是大不融洽，不大和谐。

她和明允不在一个地方，明允在深山沟，贤淑在郡所在地的合作农场。然而，她的到来，使明允感到欣喜，一种风雨同舟的感情，缩短了他们住地的距离。曾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各自坐在电话机旁，仿佛是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尽情地倾述心怀，他们谈农业生产，谈正在共同探索的小麦新品种，同时，也诉说生活中的苦衷和乐趣。

天长日久，明允隐隐约约地感到，贤淑，这珍贵的名字，正在充实他心灵上的空缺。她的容貌，渐渐地失去城市姑娘的那种娇嫩，高原的风风雨雨，使她变得更加健美了。他更喜欢她的这种健美。

还在不久前，明允向她吐露了自己在去留问题上的犹豫，她说：“我理解。要知道，最近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但是她要走了。

明允想到这些，气恼得想立刻扭头回去。可他又转了念头，竭力消消气，认为起码应该去送送她。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还攥着那折断的树枝，于是，他没好气地抬手把它狠狠地扔了出去。然而，一个意外使他惊呆了，离他不远，站着村里的猎户崔老汉，他满脸络腮胡上带着冰霜，正瞅着明允狡黠地微笑着。当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明允羞得满脸通红，象着了火一样。

“嗯，走山路还是不中啊！你打哪儿来？”

老汉挎着猎枪，边说边走近他。明允忍着膝盖的疼痛，若无其事地急忙爬起来。崔老汉虽说年近六旬，却身材魁伟，声如洪钟，论力气几个棒小伙子也不是他的对手。一道暗紫色的伤痕划过他的前额，听说是在年轻时，跟一头黑牛大的熊瞎子扭打时留下的印记。他久未修饰的脸上，泛起微笑，好象是在嘲弄明允。他出来打猎，碰上个大雪天，只好转回家走。他走到明允跟前，脱下獐皮袖筒挟在腋下，使劲地搓着双手，说：

“你说去哪儿？”

“上郡里去一趟。”

“赶巧啦，你进城，顺便替我瞧瞧我家丫头。人都大了，还总不放心哩。”

“是上课吗？”

“是呢！要劳动又要学习，哪儿那么容易啊！”

他指的是女儿彩顺。老汉早年丧妻，身边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如今只有女儿彩顺陪着他。彩顺今年二十二岁，是个英姿飒爽、雄心勃勃的姑娘，她正在高等农业学校函授部学习。明允答应崔老汉之后，就与他分手了。

明允重新攀登陡坡，心里仍是快快不乐。在崔老汉面前意外地出的洋相，也不能使他从苦闷中自我解嘲，只感到一阵阵痛心和难过。他想，如果每个农业技术干部都象贤淑一样，在深入生活的漂亮幌子下，把穷山沟当客栈，象蜻蜓点水，飘忽而过，那么，这山区的农业将会怎样呢？高山地区的农业，正在百废待举，它正向年轻一代的技术队伍召唤：来吧，年轻有为，不怕吃苦又能持之以恒的人们！

他爬到山顶，这里狂风呼啸，大雪飞舞。山下，深渊似的溪谷，风雪弥漫，透过一片银灰色的帷幕，依稀辨认出象根细线似的铁轨躺在下边，还有车站、房屋，都显得那样渺小，象博物馆沙盘里陈设的小模型似的。

迎着扑面的风雪，明允脱下皮帽，用它擦着额上涔涔的汗珠，俯视着谷底。

风雪淹没了山谷，从西头水蜿蜒消失的崖谷，卷来一阵旋风，掠过崖壁，旋起万朵雪花，在空中飞腾翻滚，把山顶笼罩在朦胧的雪雾里，使人咫尺难辨，连气都喘不过来。明允东倒西歪，艰难地迈开双腿，用尽全身力气挺立着，透过越来越猛烈的飞雪，凝望着那暗灰色的天边，象一道银色纽带似的划过摩天岭山脉。

“鬼地方，怪不得把人都逼跑了……”

他站了会儿，趁风势稍停匆匆促促下了山。他的双脚忙不迭地，身子只顾往下滑溜，山坡好象把他的整个身体高高地托起，狠劲地往下抛甩似的，连他心头的杂念，也都不翼而飞了。

转眼间，他到了山腰，原先瞧着象细线似的铁轨和小模型似的房子，也渐渐露出了它们真面目，还清晰地看见车站内的行车信号——高高的信号灯头已经垂了下来，列车快要进站了。明允加快了步伐，当他跑到西头水河上的时候，听见汽笛在长鸣。这儿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在光滑的冰面上，他溜着冰艰难地滑到了对岸，但是火车已经飞快地冲进了车站。

他握紧了拳头跑进站台，无奈，列车早已鸣着汽笛缓缓开动了。明允气喘吁吁地慌忙寻找贤淑，终于看见她站在第

三节车箱门口。她穿着色彩炫目的草绿色上衣和西服裙，与北方的天气很不协调。

明允边跑边挥手，贤淑从人群中发现了她，她的忧郁的脸上，顿时泛起了微笑。她用力拉住车门把，上身往前倾斜着，想尽量靠近明允，大声嚷道：

“我的信，放在计划部里——”

“再见，贤淑，我也马上跟来！”明允边跑边冲着远去的列车高喊，后来他站住，挥手致意。车轮飞快地滚动，列车消失在白色的气雾中，他仿佛看见贤淑把白色的头巾举到眼角，然而，很快又什么也看不到了。

此刻使他痛心的是，两年来那健美的贤淑，已经在他的脑际消失，留下的只是当她初来到岭北时那个娇弱的形象。

站台内显得十分空荡，凛冽的朔风卷来阵阵雪花，象银蛇在地上滚动。

二

明允来到郡经营委员会时，太阳已经偏西，快要落山了。

天气，晌午是雨雪交加，趋于稍暖；午后是一阵暴风雪，使房檐都挂满了串串冰柱，路上，湿漉漉的雪地结上了一层冰。

明允一进到计划部办公室，烧锯末的烟味直钻鼻子，屋里的气氛是那样冷清，使他茫然不解。正面坐着带眼镜的部长李凤书，一副严肃的面孔，他的对面，背向着门口坐着一个人。好象是为了工作上的问题，李凤书正在正言厉色地说着

话，见明允进来，便说：

“唔，明允同志，你来了，火车开走了？”

“走了。”

“她终于还是走了。是啊，这里毕竟不是好呆的地方……好啊，就这样吧！你看看这个。”

李凤书从压着玻璃板的办公桌上，拿起一叠文件，缓慢地递给明允：

“这是今年的播种计划。虽然现在与你毫无关系，麻烦你顺便送到管理委员会去。这个计划要重新修订。”

他话中有话，明允听得很不入耳。李凤书好象在说，贤淑们是理所当然地要离开这山沟沟，你这个南明允也不会久留在这个苦地方。解决岭北的农业问题嘛，还是要靠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的农业技术干部。

李凤书是解放前甲山农业学校出身，对高山地区的农业略知一二，去年还研究出土豆新品种，他颇为得意，命名为“凤书一号”。

明允不想问为什么要重新修订播种计划，他往炉边拉把椅子坐下来，点着了一支烟。他连作梦也没料到，贤淑的离开会影响到他，使他蒙受侮辱。

“明允同志，附和部分落后农民固执的主张，这可不叫群众观点。也许这一点正是你们这个计划的第一个错误。”

明允转过脸，瞅着李凤书在想：怎么，你要说些什么呢？李凤书不象个四十多岁的人，颧骨隆起的面颊，微微泛起了红晕，他那狭窄的眉间，多亏带了眼镜的福。那高度近视镜下，一眨一眨的眼睛带着轻蔑，不过，他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接着说：

“第二个错误嘛，计划里根本没有反映经营委员会改变和增加播种面积的意图，实际这和第一个错误是一码事。”

“你说怎么改变？”

“嗨，你倒问起我来了！为什么没有增加今年的土豆播种面积？”

“土豆也能种在沼泽地里吗？我对‘凤书一号’实在领会不深！”

“你是说我出于一种功名心，为了播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土豆，才对你们的播种计划不满吗？”

李凤书粗声粗气地说着，明允弓着背，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

“老实说，叫我痛心的是阳兴里的计划，完全是为了一个人的技术实验。合作农场一年的农事，怎能当做你个人的实验对象？‘三水甲山产土豆’是古来的定论，人人皆知，我不知道将有哪位大名鼎鼎的农业师，能让这个地方的人种上粮食作物。”

“部长同志！”

明允气愤地吼了一声，倏地站了起来，椅子翻倒了。明允气得浑身颤抖，心怦怦乱跳，用发抖的手，拽着自己棉衣的前襟，毫不退让地说：

“说这种话，身为农业技术干部，你的良心不感到羞耻吗？”

“良心？”

“为最起码的知识问题还要争吵，我作为农业技师都感到脸红。”

“你坐下来，不必这样激动。”

风书的声音有些发颤，显然是在努力抑制感情。他走到火炉跟前，缓慢而沉着地说：

“你不要激动，咱们心平气和地谈谈。你也知道，这岭北一带只有土豆长得好。”

“当然知道。”

“但是，你却主张种麦子，在做毫无希望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这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部长同志就要求废除稻田，连沼泽地也都种上土豆吗？”

“那是造谣！”

“如果听从了你，其结果就是如此！”

到了这个地步，明允觉得该退出来了，而风书也自感没趣，这才把一直攥在手里的那封信拿了出来。

“是贤淑同志叫我转交给你的。”风书说完坐下来急忙找火柴。有人替明允把信塞进口袋，明允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外面。他感到心慌意乱，很不平静，就信步走去。

明允在岭北的三年，也是这高山地区农业发展经历一场考验的时期。李风书说的那一套，明允也不是今天头一遭听到。象这类说教，在他来到这个穷山沟开始工作时，早就听到过。

风书和一部分人，不顾地区、土质和气候的不同条件，一味限制种植谷类作物。而明允则主张因地制宜，根据海拔高度和土质的不同，要合理安排农作物，不料，这却受到了“风书们”的冷言冷语，说这不过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主张。

也许真的这是一个鸡蛋碰石头的想法，但他曾得到过一个的同情和支持，那就是贤淑。她用那有限的学识为他辩

护，因而遭到难堪。

虽然这只是一片小小的树荫，明允却把它当做了依靠，当做力量的源泉。然而，如今连这个树荫也消失了，无情的烈日火辣辣地烤炙着他的头顶。他感到孤独，甚至想现在就离开岭北也为时不晚。他曾经设想再留下一年，遵照敬爱的领袖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的指示，为了确立科学的种植体系，进行种子改良。可是现在他感到得不到支持，工作难以搞下去，留在这儿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他发觉自己已经走到了车站，就进去坐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急忙拆开贤淑的信。

开卷就是女性的温柔缠绵的感情，什么“谅解我不辞而别”，什么“心里难过”等等，实在不值得一读，只是在最后信尾部分，明允从那在匆忙中写成的十分潦草又不连贯的字句中，才看出她离开时的苦衷。

“……满怀希望为岭北带来一场农业革新，但事实证明，这真比在沙漠里建筑高塔还难啊！尽管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是那样的美好……”

明允把信胡乱装进口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走出了候车室。

黄昏快要降临了，天空十分寒瑟。一辆牛车，慢悠悠，自在地走过，牛的嘴边挂着白霜和冰柱，有节奏地来回摆动。车轮碾在积雪上，发出刺耳的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个小家伙，正滑着雪橇开心，见妈妈买来一包冬鱼，拿来装在雪橇里，从前边拉着绳，啪哒啪哒地走过。一列装满原木的货车，奔驰而过，转眼间，消失在远处，留下闷声闷气的笛鸣，久久回荡在山谷。